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十三回 劉小姐癡心聯配 高公子硬性辭婚

詩曰：一時未掛杖頭錢，任是臨節也枉前。
祇合忍飢隨袖手，盤盂幾見衛姬賢。

卻說高君保進入酒肆下坐，有少婦曰：“客官要喫酒盡便，惟一說此地一帶荒山野地，並無有人敢膽子在此開個店戶，祇有我家是獨一買賣，利息加十倍，方肯沽出，每盅飯取銀子五錢，每壺酒銀子二兩，每盤佳餚銀子十兩。”當時公子曰：“爾們祇管上好酒饌送來，銀子不拘多少，且有勞代喂馬匹，一總送爾酒銀、工銀。”少婦等領命。須臾，酒餚陳列，公子大飲大嚼。祇因天早出莊未曾用膳即跑路，又遇小姐大戰數陣，好不飢忙，不一刻間，食得佳餚美酒，般般也遍，用饜餒了。少婦收去餘殘碗膳。公子一刻上馬，正要奔，一婦止之，曰：“算結了酒膳賬，方許走路。”當時公子被他止留，算明共計食用八十二兩銀子。然公子自思，囊底皆空，祇得強言曰：“待小生往前途辦了公幹，自當賠還，且記登數月之賬。”一婦曰：“一面不相識認，食了許多東西，方說日後記帳之理，看汝不出一昂昂少年，斯文一脈，來作騙食光棍。且不看我壁上貼的麼：‘囊中有鈔方沽酒，袖裏無錢不借餚。’汝祇顧大杯飲嚼，難道我們酒食不要本錢得來的？”高公子沒奈何，祇得曰：“小生非比別人，乃係當今御外甥、高王爺之子君保也。祇因救駕心忙，失去銀子費用，改日自當賠還爾們，並非謬言欺哄的。”一婦曰：“世間有此騙食棍徒，還要假冒王親國戚來嚇恐誰人？今不管汝甚麼等人，欠賬須還錢，若果沒有，且留馬匹作按折。”

當時公子見他聲聲不肯饒恕，且要馬匹作償，但無此馬匹，如何起跑程途？一刻激得怒從心頭起，正要一不做二不休，即拔出腰刀，要殺卻三個婦人。那婦人大呼不好了，請婆婆出來，齊聲喊叫，果見一老醜陋婦人，從裏廂跑出，十分兇惡。大喝曰：“老身祇道那方浪子來騙食，誰知係敵國之人，獨不知我們受了南唐王李煜所託，今在此單鎖山假開酒肆，待有宋朝將士到來，即要下手，豈知爾自投於此，來得甚好。媳婦等，可急關門，活捉此騙食賊，往唐王請功領賞！”

君保聞言大驚，正欲捨馬不顧急奔，不料店門門了，回觀祇見老醜婦人，黑似炭煤、滿面麻子、顴骨橫生、二目寸深、二牙露出口外，手持一柄大腰刀，惡狠狠追出中堂。公子祇得挺身回門，長槍架開大刀，有三個少婦來助敵，亦飛拋碗碟，打個不住，公子祇得左閃右避，心慌意亂，不及戰鬥，甚見費力。須臾，店內杯盆，打拋得粉碎，瑤瑤響亮，滿屋瓦礫。三婦大喊助威，公子膽戰心驚的戰拒，祇顧得閃躲瓦礫，手一慢，險被兇婦大刀所傷，一閃失足，仆跌於地中。被三個少婦擁上，擊住不放，老醜婦持索子捆綁了，紮在石柱邊。三個少婦曰：“這光棍騙了酒食，還要行兇殺我們，今且不將他押解唐王，不若現成將此人殺烹了，作肉豬買，姑可準折食酒本錢，還得百十斤肉沽出，倍利也。”老醜婦曰：“賢媳所言不差，將來開腹烹之，又免累及我們解送，跋涉路途數千里，那裏有閑暇工夫。”正議論。

公子暗自言曰：“前被劉金錠困弄以法力，他原愛我，可以情面求之，今遇此兇惡不良，料得性命難保，但思命往不辰，到處即係敵國，這是定數無可恨，祇不該為此貪杯，口腹甘肥，以至宗桃失祀。父母單生吾一人，別無所靠，空藏滿身武藝，馬上奇能，又於朝廷半功未展，便邇刀下而亡，君王父母之恩，付諸流水。如今一死，有何惜哉！祇可恨埋沒了英雄，而罪負於不孝耳。”想罷，不覺哭泣起來。祇見那老醜婦一展長臂，笑容堆滿面，露出一腔淫態，言曰：“教爾後生家，單身出門，切不可貪杯為口腹，一貪杯，即能招禍了。今見爾如此悲泣，定然畏死求生，但老身有一法，若允就俯從，便可地獄立化天堂。”君保聽言，忙問曰：“比如依爾們何如？”老婦曰：“如允聽從，何愁無生路，自從老身，一自淫殺情郎以來，吾寡居二十載，屢欲尋個好對頭，以樂晚歲，奈何命人孤鸞，所逢每每不偶。今見郎君一貌鮮妍，具此本領，若肯俯就在此，與我結為夫婦，當爐炊以度活，便將汝綁縛脫放下，以便成鸞鳳之交，又免以一死。”高公子聞言，真乃令人可惱，又甚可恥，不料世間有此太不自諒老怪物，原來此老醜婦是一淫精蠢物，心下徬徨，又被逼不過。祇得言曰：“小生已死在目前，別的事易從，以老媽媽二十年來琴音未續，亦屬可憐，但以尊容目睹，小生實不敢領教，自願一刀兩段，由爾等婆婆施行也。”有老醜婦怒曰：“執拗兒真不畏死乎？前哭後剛，乃虎鼠兩端之人，今復唐突老身，要來沒用，各媳婦，與我開刀罷。”有兩少婦怒聲如雷，手持刀斧，君保斯時，亦自料即死。忽一刻，一少婦飛奔而入，氣喘噓噓，對老醜婦曰：“婆婆，不好了，這宋朝少將，豈知乃係雙鎖山劉金錠初定郎君，今被我家拿住，金錠風聞，已率領了數百家婢，前來搭救，現已喊殺連天，將店門打塌，打進來了。”那老婦聞知大驚失色，忙呼媳婦：“我等且逾牆逃避，免遭劉丫頭毒手。”果見四婦人各取梯子，不顧君保，皆走散去。

祇見劉小姐領了許多女兵闖進。一見君保，冷笑曰：“解救來遲，有驚郎體。但逼婚之人，已深恨奴家，比如公子，何不允從此美事，正乃男才女貌，佳偶相當。奴是意外人，是至公子三番兩次哄奴，即逃脫去。但汝貪杯，為此口腹甘肥，險些對著好姻緣，想必公子一心注意此美人，奴今從此收拾私心回歸，免得奪卻別人美事。”言罷，半笑轉身，徐徐步馬而去。當時君保羞慚，忙呼喚小姐，“小生今番知悔錯了。汝解脫我綁縛，真心依從此姻約也。”小姐聞此言，又帶轉馬曰：“公子，汝是善說謊的人，令奴難以準信。”公子曰：“小姐倘若不準信，待吾對天發個誓詞如何？”金錠允諾，君保曰：“昭昭皇天在上，我君保今與金錠小姐面訂婚姻，須當心誠真約，倘有反悔哄誑者，日後死在枯井之下。”發誓罷，小姐即與他松下捆索，談說了數言，君保復言：“要往南唐救駕，日後再達知雙親，自必來迎接小姐。”語罷，即上馬持槍而去，回手一拱，跑出院門。

一刻之間，其處並非廟宇，乃一山邊大地，四個婦人實乃小姐四婢，又有春桃曰：“小姐，這高公子言語不多，如此情形，又不十分感謝，不說些真心實言，此不過因捆綁了，求解救急，故發此虛誓之詞耳。今得脫身，匆匆而去，他豈真有心於小姐婚姻之約乎？”小姐聽言不覺冷笑曰：“吾非不知他是虛誓之言，枯智之井那能有水，無水又焉死得人之理。但這公子，乃年少英銳之概，志硬性剛，急降服不得他，必要擒縱一番，方能使彼終心歸服。今既發此虛誓之詞，又使他有所見應。”即喚過四婢，又各授過符法，往行此事，言此番可成功了。四婢領命去訖，在前途備下枯井等候。

再說高君保，一路馬上想起，可發一笑。酒肆中醜陋婦人，年紀高邁，尚不知恥，如此貪淫，豈有此理來逼婚，斯時料是必死，不意又得劉小姐來得湊巧，解救於我，一命方蘇，此原算彼有恩於我也。但此佳人，不獨美貌超群，且法力精通，武技可羨，又一片為我癡心，三番兩次哄他，不慍惱，反好言勸勉，是多情柔順之女。我想人非草木，在吾君保，生於王侯之家，年交二九，尚未覓得登對之人，皆因高門世宦，且父王母親選擇過於高遠，但捨卻金錠小姐，那人有與其匹。但不幸他父與吾父曾為敵國，況未經稟命，今值救駕解圍心急，那有此心。原今日算我負他一片心意，要我咒言一誓，想來枯井，那有淹溺死人之理，是吾哄狂過這佳人也。思思量量，一路行程，以為得計。是時紅日歸西，烏影沉墜，正乃一望荒涼，剔心觸目。行人心急，不知高公子此去，結得姻緣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